

金瓶梅續書・珍本三部・之三

金

上卷

夢

〔清〕夢筆生撰





国防大学 2 060 8373 5

金瓶梅續書・珍本三部・之三

金

屋



上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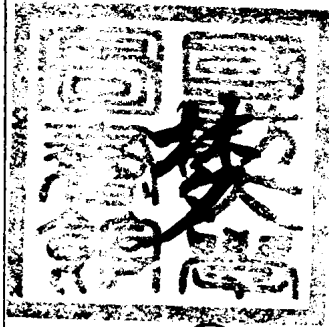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0 8377 1

金瓶梅續書・珍本三部・之三

金屋



下卷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金屋梦(上、下卷)

梦笔生 著

张振君 整理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青海省西宁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9 印张 40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5348—0908—8/I·408 定价 13.00 元

凡 例

一，是编紧接《金瓶梅》一百回编起。本阴阳壶鬼神以为经，取声色货利以为纬。大而君臣家国，细而闺壶婢仆，兵火之离合，桑海之变迁，生死起灭，幻入风云，果因禅宗，寓言褻昵，而其旨一归之劝世。

一，唐人纪事则藻绮风云，元人说海则借谈神鬼，虽快麀谈，无裨风化。是编则假饮食男女讲阴阳之报复，因鄙夫邪妇推世运之变迁，涤淫秽而入莲界，拔贪欲以返清凉，不堕狐禅，不落俚障。

一，是编以漆园之幻想，阐乾竺之真宗；本曼倩之诙谐，为谈天之炙毂。齐烟九点，须弥一芥，元会恣其笔底，鬼神没于毫端。大海蜃楼，空中梵阁，为古今未有之奇书。可作语怪小说读，可作言情小说读，可作社会小说读，可作宗教小说读，可作历史小说读，可作哲理小说读，可作滑稽小说读，可作政治小说读。

一，小说以《水浒》、《西游》、《金瓶梅》三大奇书为宗，概不宜用之乎者也等句。近观时作，半有书柬活套，似失演义正体。是编一切不用，间有采用四六等句法仿唐人小说者，亦即时改入白话，不敢粉饰寒酸。

一，小说类有诗词。《金瓶梅》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腐俗鄙俚之

病。

一，从来小说往往托兴才子佳人，缠绵烦絮，刺刺不休，耳目间久已尘腐。是编独构异样楼阁，别见玲珑，脱尽窠臼，

一，是编悲欢离合皆从世情上写来，件件逼真。间有一二点缀处，亦不过借为金针之度。字义庸浅，期于雅俗同喻，不敢以深文自饰，得罪大雅。

一，《金瓶梅》中年月故事或有不对者。如应伯爵已死，今言复生，“曾误传其死”一句点过。前言孝哥已十岁，今言七岁离散出家，无非言幼小孤孀，存其意不无小失也。客中并无前集，迫于时日，故或有小错，观者略之。

一，《金瓶梅》止于西门庆一家妇女酒色饮食言笑之事，是编附以朝廷君臣、忠佞贞淫、大奸大恶，如尺水兴波，寸山起雾，客多主少，别是一格。

识 语

小说始于唐宋，广于元，其体不一。田夫野老能与经史并传者，大抵皆情之所留也。情分则文附焉，不论其藻与俚也。《西游》、《金瓶》、《水浒》，皆千载一遇之大文章也。《西游》语怪而证道，《水浒》戒侠而崇义于盗，《金瓶》惩淫而炫情于色，此皆显言之，夸言之，放言之，而其旨则在以隐、以刺、以止之间。唯不知者曰怪、曰暴、曰淫，以为离经而畔道焉。是观其显不知其隐，见其放不知其止，喜其夸不知其所刺。蛾油自溺，鸩酒自毙，顾人之眼力浅深耳。

吾书至此，适得吾老友某君书，内一条云：“《金瓶》已阅毕，洵的杰作。前人谓《石头记》胎脱此书，亦非虚语，所不同者，一个写才子佳人，一个写奸夫淫妇，一个写一纨少年，一个写一市井小人耳。至于笔墨之佳，二者无可轩轻。人谓其淫，我却觉其无限凄凉。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正是愁人无处不抱悲观耳。写尽世态炎凉，可作一般利欲薰心者当头棒喝，其功不在佛经下也。”云云。吾阅此书，吾不觉抱悲观。恨吾一时无此如椽之笔，自著一说部如《红楼》、《水浒》、《金瓶》之文字，以饷阅者。

忽有书估携旧抄本说部求售，署名《金屋梦》，著者为梦笔生。全书共六十回，阅其文字虽雅俚不伦，然不屑屑于寻章摘句，效老生常谈。其描摹人物，莫不须眉毕现。间发

议论，又别出蹊径，独抒胸臆，畅所欲言，大有曼倩笑傲、东坡怒骂之概。点染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写来件件逼真，而不落寻常小说家窠臼。阅之不觉狂喜咋舌，真千载难遇之妙文也。急以重价购之，稍稍润色，以饷阅者。

目 录

- 第 一 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1)
- 第 二 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12)
- 第 三 回 贼杀贼来安先丧命
盗遇盗张大早伤身 (23)
- 第 四 回 来安妻出首贼赃
吴典恩拷逼主母 (34)
- 第 五 回 五岁儿难讨一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人命 (44)
- 第 六 回 望乡台西门庆思家
酆都城武大郎告状 (56)
- 第 七 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65)
- 第 八 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71)
- 第 九 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77)
- 第 十 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 (85)

第 十 一 回	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	(96)
第 十 二 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	(105)
第 十 三 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	(113)
第 十 四 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	(120)
第 十 五 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术营盐船酬药	(131)
第 十 六 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	(138)
第 十 七 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	(148)
第 十 八 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	(158)
第 十 九 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168)
第 二 十 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搗鬼路济玳安	(175)
第二十一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183)
第二十二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193)

第二十三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201)
第二十四回	薄幸郎贴金易色 痴心妇丧命偿冤	(212)
第二十五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嫖妇同舟	(224)
第二十六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230)
第二十七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239)
第二十八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249)
第二十九回	汴河桥无心遇旧 法华庵有女伤春	(257)
第三十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同床	(266)
第三十一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273)
第三十二回	排善类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279)
第三十三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287)
第三十四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301)

第三十五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重门	(313)
第三十六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莲花经尼僧宣卷	(324)
第三十七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闹斋堂贫子逢妻	(338)
第三十八回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认穷瘸婿	(347)
第三十九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357)
第四十回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软浪子借馆效鸾凤	(366)
第四十一回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372)
第四十二回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379)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髻剪玉佳人 孙五娥梦诉前生恨	(393)
第四十四回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402)
第四十五回	莲净度梅玉出家 瘸子听骷髅入道	(409)
第四十六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422)

第四十七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431)
第四十八回	典金环婢女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442)
第四十九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师传丹入海	(453)
第五十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458)
第五十一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术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481)
第五十二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497)
第五十三回	扬州城分刷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504)
第五十四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女送夫赠衲	(512)
第五十五回	进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挾懒	(521)
第五十六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535)
第五十七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545)
第五十八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成空	(553)

第五十九回	玳员外建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561)
第 六十 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572)

第一回 生前造孽好色贪财

死后报应孤儿寡妇

金谷园中春草生，当年池馆一时平。
何来乳燕寻华屋，似有流莺唤画楹。
客散声歌明月下，兵残砾瓦野烟横。
秦宫汉阙皆成土，流水年年不住声。

芙蓉脂肉绿云鬟，泣雨伤春翠黛残。
歌管楼台人寂寂，山川龙战血漫漫。
千年别恨调琴懒，几许幽情欲话难。
回首旧游真似梦，寒潮惟带夕阳还。

话说《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来，就毒杀他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羞，穿的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交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

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的食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拚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没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大官人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的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少年子弟买了一部，看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苦心，变成拔舌地狱，真是一番罪案。我今为众生设法，就把这《金瓶梅》紧接一百回编起，使看书的人知道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哲学的机锋，说佛法的喝棒。闲话休题，且讲正传。

话说《金瓶梅》一百回终，内说西门庆死后生了孝哥，与吴月娘度日，家业凋零，群妾离散。金莲、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过不得一二年，家人小厮逃的逃，十人中存不得一二个。生意买卖渐渐不能如前，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检点家计，有如秋叶之落，又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

到了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讲了和盟回去。不消一年，倾国又

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

玳安打深得知，只得报与吴月娘知道。吴月娘听得，直吓得如痴如呆，连话都说不出来：“欲待随众躲避，偌大的房屋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虏去，岂不出丑！我便拚着一死，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西门大官人之后，倒不如弃了家计，且留得母子性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玳安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该锁的锁，且遮掩一时。又在家捱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的络绎不绝，便按纳不定。只得叫小玉抱着孝哥，玳安拿着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

这吴月娘从来出门俱是乘轿，用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但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口里只说：“不好了，金兵已在后面了。”月娘吃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小玉抱着孝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玳安是在那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待找寻，又不敢复入城中，若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

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永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躲藏的。吴月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说也奇怪，不期